

保护大运河 我们在行动

法律法规是大运河保护的屏障，河北省和沧州市地方性法规，为大运河沧州段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系统、明确、具体、有力的支撑——

开启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新时代

本报记者 祁凌霄



6月1日，我省首部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2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沧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定》公布，今年8月1日起施行。两部地方性专门法规，开启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时代。

组织专家解读 为施行开先路

3月30日，《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公布，4月14日，本报“文化八仙桌”组织了以“依托省首部大运河法规 保护好文化遗产”为题的访谈，邀请各界人士对《条例》进行解读。参加访谈的主讲嘉宾，有律师、志愿者、文化研究者、群众组织代表、文物工作者、司法界人士；参加互动的，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读者。

访谈中，大运河文化保护专家郑志利总结了以往的保护工作，提出加强行政区划合作机制、衔接和统筹平台，投入保障资金等建议，契合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旨，道出一线保护工作者的期待；律师王吉仓和司法界人士吴建伟，从普法、司法、公益诉讼等角度，解读《条例》，阐释依法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专业观点，有法可依，有法必行，深入人心；群众组织代表、爱心志愿者王成东，根据多年来进行志愿服务的经验，对政府引导、信息公开、垃圾分类等问题提出建议，接地气、利实干，是来自群众的心声。

参加访谈的嘉宾和读者，基本代表了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社会各层面。解读《条例》、梳理大运河沧州段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展望未来，建言献策、群策群力，在《条例》已颁布还未施行这一关键节点，起到了一定指引作用。

本报“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为《条例》实施前的宣传，在全省沿大运河城市传媒中，开了先路，做了有益工作。

数百人共议一个话题，《条例》亮点和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访谈和紧随其后的报道，迅速传播到大运河畔、街头巷陌。

鼓励宣传建议 给社会力量确权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立足全省，在大运河保护方面，科学、系统、时代感强；《沧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定》针对沧州区域，明确赋予社会各界宣传和建设的权利。

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在沧州多年前就有了民间自发力量。郑志利介绍，2013年5月，大运河申遗办开始招募大运河遗产保护志愿者。在此后的几年中，志愿者们进行了多次志愿活动，全市110多名志愿者捡拾运河垃圾，举办“保护运河人人有责”“文化遗产在我身边”等签名活动。通过活动，申遗深入人心，调动了运河人关爱运河、保护运河的热情。民间组织与有关部门联合，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登台亮相。“公众参与是国际保护文化遗产宪章的要求和作为世界遗产需要考核的内容之一，也是大运河遗产带内公民权利的



表征。遗产区的民众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相关利益者，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许多群众深刻认识到大运河申遗的意义，并主动参与进来。”

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吉仓说：“《规定》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鼓励各类媒体、文化教育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有关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受到法律明确保护和鼓励。”这意味着，根据《规定》和其他行政法规，有关部门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动向、新发现等，除涉密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封锁、瞒报，应依法履行向社会公开披露的责任和义务。

令所有热爱大运河的人兴奋的是，《规定》明确了建议权。王吉仓介绍：“第1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与大运河相关且具有保护价值的对象，可以向所在地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建议列入保护名录。收到建议后，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勘验，具有保护价值的，依照本规定列入保护名录’，这个规定让我这个文化爱好者异常兴奋。”也就是说，无论是谁，不分个人还是组织、单位，只要有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敬畏爱护之心，发现有价值的保护对象，都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而有关部门应作出相关反馈和处理。

今年年初，王吉仓就曾书面提出《关于保护大运河岸边“百年老屋”的建议》。王吉仓在建议中说：“多年来他在运河岸边寻访历史古迹。《沧州日报》等媒体多次提到，市区大运河东岸（永济路至新华路段）还有多处建于清末和民国初期的‘百年老屋’，如王家大院及附近的老房屋。这些‘百年老屋’承载着运河岸边近现代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是沧州市仅存、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真正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值得保留、保护。”王吉仓说，“近现代建筑，适当保护是必要的。历史发展是动态的。昨天的历史，是今天的古迹。今天的现状，是明天的历史。《条例》明确赋予的这项建议权，大家都应当充分行使，有关部门应当尊重民智、民意，落到实处。”

《规定》在不同条位，多处使用“鼓励”一词，涉及到宣传、建议、资金、传承、保护活动等多方面，充分显示了我市通过立法调动发挥各界力量，保护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初心，给群众鼓了劲。

明确遗产类别 谢家坝保护成全国典型

与河北省保护大运河首部法规不同的是，《沧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定》还在第2条中明确规定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种类和内容：连锁谢家坝世界文化遗产点；大运河河道本体；大运河水利工程设施遗存；大运河附属遗存：包括古建筑、近现代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窑址、原生景观以及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大运河相关遗产：包括历史街区村镇、工业遗产等。

这使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更准确的指向性。

其中，名列第一位的连锁谢家坝世界文化遗产点，去年在扬州大运河保护有关会议上，成为成功保护的全国典型案例。

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郑志利总结说，2021年，文物工作者对泊头沉船、运河区南川楼沉船抢救性清理，挖掘清理元明清时期各类文物及标本200余件，为研究大运河航运及盐运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为保护和展示大运河重要文物点，实施了连锁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建设、泊头清真寺等重点文保单位的修缮。完成了全域河道清淤和岸坡护理，开展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运河沿岸“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实现了沿线村庄生活污水管控。

去年，多家单位和各界代表，经磋商研究，在谢家坝遗产点竖立起警示牌、安装监控系统，对坝体附近道路进行重新美化修整，制定文明游览行为规范，聘请专职巡查人员，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谢家坝保护、谢家坝水工博物馆相继完成，大运河辉煌灿烂的文化、堤坝魅力、古人的智慧重新呈现，群众对大运河的爱护保护之情日益浓厚。

100多年前，在今孟村回族自治县孟村镇二街村，有一家名为“存仁堂”的中医药铺，颇有声望。这家药铺还走出了一位享誉全国的中医名家——

大医精诚吴兆祥

本报记者 哈薇薇



生于中医家 师承施今墨

1895年，吴兆祥出生于今孟村回族自治县孟村镇二街村，他的祖父吴履信是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老中医，仁心仁术，祖上留下的中药铺“存仁堂”更是济世救人、闻名乡里。吴兆祥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医学。他勤奋聪慧，精于古文和古代医学著作，熟读《黄帝内经》等中医药著作后，更加坚定了从医的志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1932年，吴兆祥通过努力考入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以求取得更高的医学成就。施今墨是中西医汇通学说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当时北平的四大名医之一。吴兆祥一直敬重施先生的医术、医德，他的志向便是成为施先生这样的大医，解除广大群众的病患之苦。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在华北国医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兆祥除了系统地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还综合学习了西医的病理、解剖等知识。学院附设医院，注重医理与实践相结合的施今墨先生亲自应诊，并在现场为学生讲解。当年侍诊于施今墨先生左右，亲耳聆听老师教诲的情景，给吴兆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更成为他日后行医的心灵指引。在5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吴兆祥始终恪守着一个医者的德行操守。

当时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京津及周边地区，其中河北籍的学生较多。吴兆祥进入华北国医学院就读时已过而立之年，他宽厚正直的人品、儒雅倜傥的风度以及丰富的学识，得到同学们的信任和敬重，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大哥。毕业前夕，同学们集体撰写了一篇对吴兆祥评价颇高的短文以作留念。文中写到：“吴君兆祥，冀之沧州孟村人。先世以耕读积庆，学术文章渊源可叙。君尝攻经史，文藻颇有可观，卓卓倜傥，凛凛有豪气。其心其志，唯期拯救平民，于是锐心医道，而与小儿科尤为登堂入室。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君斯有之。君年长于全班，而品学兼优，又为吾侪冠，故同学吾辈咸以兄长称之。”

穷人优先治 践行医者心

1936年6月，吴兆祥以优异的成绩在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北平名医汪逢春先生的诊所行医，并以汪逢春为师继续学习，同时兼北平国医公会施诊所主任。1943年9月因战乱举家由北平迁往天津，先在天津一区24路路行医，半年后于六区南昌路开设“瑞源堂”药铺兼行医。虽然生活和工作的颠沛流离让吴兆祥饱尝艰辛，但始终没有动摇其“鞠躬尽瘁、救死扶伤”的医者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传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战乱年代因种种困境而濒危的中医药行业迎来了新的曙光。1953年2月，吴兆祥重新回到北京，先后在同济堂、同仁堂医院任主诊医生，踏入国家正规医院的大门，这让吴兆祥如沐春风。他意气风发、更加努力地践行着一个医生的天职。

当年的同仁医院虽为综合性医院，但中医科不分内外、妇儿、五官等专业科室。中医大夫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全科医生”，来问诊的病人络绎不绝。加之吴兆祥对内、妇、儿等疑难杂症都有着极深的造诣，故全国慕名求医者争相上门，他经常持续工作到下班以后还不能结束。对病患，他向来一视同仁，即便对方位及高官，在他那里也必须按顺序排队诊治。但对于生活困苦的患者，他却经常大开方便之门，优先诊治。

70年代中期，吴兆祥从同仁医院的岗位上退休。但他的诊疗工作却是退而不休的。80岁高龄的老先生主动到街道“红医站”为慕名求医的患者看病。除此之外，家中也经常挤满邻里街坊或是亲朋好友介绍来的求医者，吴兆祥依旧乐此不疲地为病人诊病把脉、巧拟良方。

退休10年，门庭若市，90高龄，处方不息。他一次次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诠释着自己对中医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也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后人吴思源还清晰地记得吴兆祥对他的教诲：心中有德，眼中有人，目中有爱，行中有善。

一生勤学勉 医案后世留

吴兆祥后人、沧州民族化学者吴丕清回忆，吴兆祥终生保持着刻苦勤勉的学习习惯。许多被他常年翻阅的医书都磨破了角，家里也堆满了他不断研读的中医杂志。他视历代中医大师的典籍为至宝，不但自己从中汲取教益，还竭尽全力让其流传下去，惠及世人。1974年，“文革”的风潮还在继续，吴兆祥冒着极大的风险，辗转将自己保存的一本《丁甘仁医案》交由沧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翻印出版，以了却自己的夙愿。

他曾亲自整理医案两次。第一次是在1962年至1964年，整理的是60年代初在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应诊时的医案，共总结了15篇具有典型意义的医案，附有治疗体会与心得；第二次是在1981年至1984年，整理的是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医案，这是他退休后在街道“红医站”和在家为邻里亲友诊病时的处方。吴兆祥精选出其中数十个案例，并写下按语，为今后的中医诊疗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

吴兆祥生活极其简朴，饮食不求膏粱厚味，晚年仍坚持运动，精力充沛惊人，直至92岁高龄。他去世后，由后人整理出版了《吴兆祥医案》，成为中医药领域的又一部珍贵典籍。

纵观吴兆祥的一生，亦可映衬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之光。他师出名门，潜心医道，文采可观。在他92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起伏动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家庭的变故。但他宁神定志，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以大医精诚的济世之心，着手成春，为祖国中医药学的发扬光大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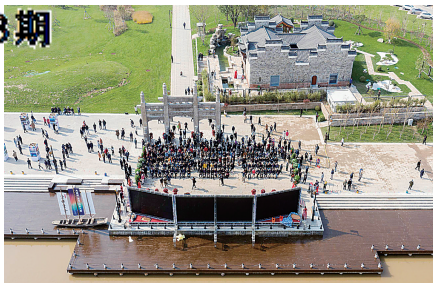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163期

走读大运河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近年来，沿大运河行走，品读两岸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成为一种悄然兴起的文化现象，大运河的人气快速上升。走读大运河及相关活动，成为沧州民间流动的一道风景，也为大运河文化研究带来许多新收获。12日上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邀请有关人士围绕走读这一文化现象展开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白世国、一澜、吴树强。其中，白世国是沧县文化研究者，多年来沿运河走访有关历史遗存、民俗风情等，采访当地有关群众，写出大量寻访文字，发现、保存了丰富的动态人文资料；一澜是沧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首批书香沧州“金牌阅读推广人”，组织了“大运河阅读接力”、公益志



愿服务“为盲童点亮一盏明灯”等活动，在阅读朗诵界有很大影响力；吴树强是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他以图书馆为依托，开展了藏书、读书、著书、研究大运河文化等多项活动。

以大运河为依托的走读，是沧州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大约开始于何时？都有哪些群体参加？人们基于哪些想法或思考融入系列活动中？进行过哪些有影响的走读活动？对繁荣沧州及大运河文化而言，产生了什么效果？走读大运河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动人故事？有什么新发现？边走边读，边思考边践行，走读大运河是全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一种提升。未来，还将开展哪些相关活动？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涉及，欢迎读者积极互动。

时间：12日上午9点
电话：18833783089

